

倾城

月出云 著

全新开篇
独家番外
唯美图配
出云图记

错妃诱情

下



继《盗妃天下》、《凤隐天下》后
『绝情暖爱』掌门人

月出云

再书古言无双传奇

一错断人肠，二错绝命毒，
三错情入骨。伤！
寂寞烽烟路，血染七重衣，
回眸笑依旧。缘？

妙手仁心遭遇冷酷无情，
一段约香中荡漾的焚心婉曲。

全新版开篇、《错妃诱情》幸福小剧场
出云图记、《凤隐天下》后续独家番外
人物图配、精美书签

绝对超值典藏！

自此后，他不会让她再掉一滴泪，
会给她无尽的温柔，永生的幸福。
就算是沧海桑田，红颜白发，他们的爱永不变。

悦读纪
JOY READING ERA
性阅读专业出版
www.girlbook.c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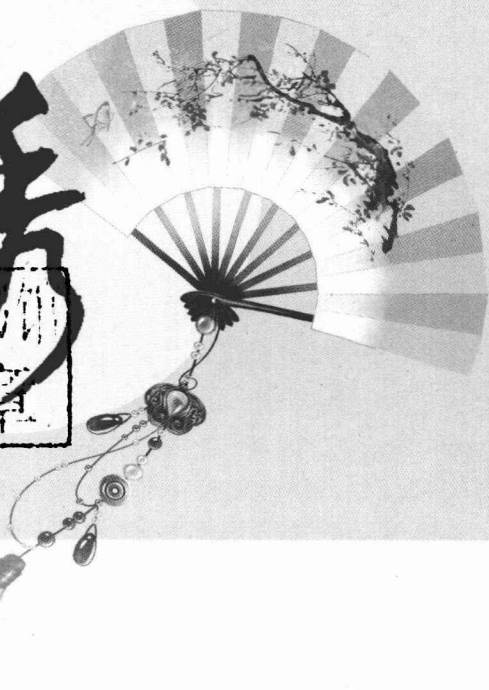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錯妃誘情

下

常州大學圖書館
藏書章

著





为你死

第二十九章

八月十六，是峻国新皇东方流光登基的日子。

在此之前，群臣谁也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肃清了朝内王后的旧部，独揽了朝中大权。杀伐决断，雷厉风行。一夕间，朝中大臣似乎看到了峻国的希望。或许，只有这样的皇帝，才能将峻国由弱变强，能够和天漠国抗衡。

还不到寅时，段轻痕便沐浴完毕，在宫女的侍奉下，向谨身殿走去。按照惯例，他必须在谨身殿内穿上龙袍，然后，到金銮殿即位，参加登基大典。

即将成为峻国的九五之尊，在别人眼里，当事人应当是欣喜若狂的吧。可是，此时端坐在龙椅上的段轻痕，却是修眉紧锁，沉默不语，俊美无邪的脸上，看不出一丝喜悦。

司礼太监张贵见段轻痕沉默的样子，心中有些忐忑。他在宫中也混了十多年，惯会猜测人心。然而此时，他却是如何也猜不到新皇的心思。所谓“天威难测，帝心难猜”，今日，他终于体会到这句话的意思了。

谨身殿内，早就跪了一地的宫女，手中皆捧着托盘，盘子里分别放着金冠、龙袍、玉带、龙靴。

张贵估摸着时间，知道寅时已过，而这未来的皇上仍旧一脸冷凝，谁也摸不透新皇的脾气，皆吓得不敢吭声，谨身殿内一片死寂。再这样下去，势必会误了登基大典的。张贵只得壮着胆子，低声道：“殿下，离登基大典不到一个时辰了，奴才恳请殿下换上龙袍！”

段轻痕闻言，挑了挑眉，低头望向宫女手中的托盘。

绣着金龙的皇冠，明黄色绣着十二条团龙的龙袍，绣着龙纹的云锦玉带，以及绣着金龙的龙靴。

明黄色，天下最高贵的颜色。

龙，飞龙，盘龙，团龙，游龙，处处都是龙。

辰时，他便要穿着这些绣着龙的天下最高贵的衣服，站在金銮殿上，接受百官的臣服参拜。从今日始，他便要做峻国的皇上了。

可是，段轻痕的心中却没有一丝喜悦，因为这本不是他要的生活。眼前浮现出流霜清丽脱俗的玉脸，他要的，不过是和心爱的女子，粗衣布袍隐于深山，男耕女织，过那自由自在的日子。可是，如今他却要龙袍加身，做这天下最没有自由的人了。

但是，他却不得不如此做，为了她。因为只有他够强势，才能使她免受伤害。可是，可是她已经走了这么长的日子，他竟然还没有她的消息。既然连他都找不到她，那么她应当是平安的吧。

可是，内心深处仍有一种不安，这不安在近几日越来越严重，是以，他才迫不及待地登基。如果霜儿真被有心人掳了去，那么在他登基之日，也该是露面的时候了。

深叹了一口气，段轻痕淡淡命令道：“更衣吧！”温润的声音里透着一丝令人胆寒的威严。

一众宫女太监闻言，慌张地站起身来，麻利地开始为段轻痕换衣。脱下身上的衣袍，换上龙袍，戴上皇冠……一切穿戴停当，卯时就要到了。

立在铜镜前，段轻痕打量着镜子里的男子。

原本就俊美的脸，在明黄色龙袍的包裹下，更添了几分逼人的贵气和威严。

段轻痕闭了闭眼，永远也回不去了吗？心底深处溢出一一种深沉的悲凉。

卯时就要到了，接引的太监已经在外面放好了龙辇。段轻痕迈步走出了谨身殿，刚要坐到车辇上，一个小太监怯生生地说道：“殿……皇上……奴才有事通报。”小太监似乎极其紧张，一时竟不知如何称呼段轻痕。

张贵见状，冷声道：“皇上就要登基了，有什么事比皇上登基还重要吗？快些退下去！”

小太监期期艾艾地退了下去，只因他在殿中的书案上发现了一封密件，原以为皇上登基前一定会看到的。但是，方才皇上一魂不守舍，竟没发现。他这才出声禀告，希望邀上一功。此时见张贵呵斥，慌忙退了下去。但是，他手中的信

笺还是被段轻痕看到了。

“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”段轻痕眯眼问道。

小太监慌忙跪在地上，禀告道：“是奴才在桌案上发现的，一直想要交给皇上，可是一直没机会。”

“呈上来！”段轻痕沉声说道。

张贵慌忙上前，将小太监手中的信笺呈了上去。

段轻痕打开封口，拿出里面的信，只扫了一眼，脸色骤然大变。信是写给他的，是关于流霜的，说是要他在辰时独自一人赶到月落崖去。若是晚了一步，流霜的性命便要不保了。信的落款是傅秋水。

傅秋水？

段轻痕念叨着这个名字。

他心中忽然抽痛，似乎回到了多年前的那个午后，那个放荡不羁的少年坐在酒桌前，喝得有些醉醺醺了，兀自端着酒杯狂笑道：“你们以后不准再叫我驸马爷了，告诉你们，我才不稀罕做什么驸马呢！你们谁愿意做谁去做吧！流光，你愿意做的话，我便将驸马让与你可好？”

那时，面对着狂放的他，段轻痕微笑道：“你既然不愿意做，难道我就愿意吗？”

年少的他们，谁也不愿被驸马这个头衔束缚住！

傅秋水！他，竟然没死吗？当年的那一场叛乱，他全家不是都遭难了吗？他为此还伤心了很久。

原来，他竟没死！他没死，真好。可是他为何掳了流霜呢？

段轻痕拿着从信笺里滑落出来的一枚耳环看直了眼，这是流霜的，那小子果然掳了流霜。

他为什么要掳了流霜？难道，那要复国的前朝旧部便是他组织的？他知道自己是在辰时登基，所以才将会面的时间约在辰时吧！

辰时！段轻痕的手微微一颤，现在是卯时，只需一匹快马，辰时应当能赶到月落崖。

他转身急匆匆向谨身殿内走去！

“殿下！您……”张贵在身后焦急地喊道。

“通知文武百官，取消今日的登基大典！再通知近卫，备一匹快马！”段轻痕冷冷说着，疾步走到殿内。

张贵的嘴顿时张大了，大得几乎能吞下一颗鸡蛋。

段轻痕走到殿内，三两下将身上的龙袍扯了下来，换上了方才脱下来的蓝色锦袍，又快步走了出去。那件代表着权力和地位的龙袍就这样被遗弃在殿内的地上。

段轻痕再次出来时，张贵依然处于震惊之中，张得大大的嘴还没有合拢上。段轻痕一身轻衣从他身边走过，向殿前的白马走去。

“殿下，使不得啊。殿下，登基要紧啊。殿下三思啊！”张贵大声疾呼道。一众太监宫女不知出了什么事，都吓得齐齐跪在地上。

段轻痕疾步从他们身畔走过，跃到了白马上，一拉缰绳，白马嘶鸣着奔了出去。段轻痕的近卫军从暗处跃出，纷纷跃上马儿，追了过去。

一行人风驰电掣，奔出了皇宫。

张贵软倒在地，有些不知所措。

他就是不明白，有什么事情，比登基为帝还要重要吗？想起前殿里等待着的一众朝臣，他便有些胆寒。

取消登基！一会儿传了这个消息过去，不知那些朝臣会如何反应，不会将殿顶掀翻了吧？张贵的头不禁疼了起来！

一大早，流霜尚在酣睡中，秋水绝便寒着一张脸，将她从床榻上拽了起来。

“起来吧，带你去一个好地方！”他冷冷地说道，语气里有着令人无法忽视的冰寒。

流霜神色平静地下了床榻，将衣衫头发整理了一番，淡淡地道：“走吧！”

秋水绝挑了挑眉，问道：“你不问我带你到哪里去？”

“问了又怎样？秋宫主难道还会带我去什么好地方吗？”流霜冷声说道。

秋水绝冷哼一声，不再说话，用布条将流霜的眼紧紧地蒙住，带了出去。

眼前一片黑暗，太阳大约还没有出来，天色尚早，鼻尖全是带着湿意的花香。秋水绝带着她走了一段路，忽然停住了脚步，放开了她的手。

前方，长公主玉容神色冰冷地站在花丛中，一袭深红色衣衫几乎融入花朵的颜色里。她清冷的眸子深深地凝视着秋水绝，眸中满是担忧。

流霜不知秋水绝何故顿住了脚步，正在疑惑，却听秋水绝坚定地说道：“姑姑就放心吧，秋水定会将事情办妥的！”

姑姑？他还有个姑姑？

玉容淡淡地哼了一声，清冷的目光在流霜身上扫了一圈，语气冷然地对秋水绝说道：“去吧，姑姑相信你！不过，我还是有些担心你的安全，带上黄莺一起去

吧，她的武艺不错，或许能帮上你！”

黄莺是玉容的贴身侍女，武艺不在紫鸢、赤凤之下。秋水绝何尝不知，姑姑要他带上她，是存了监视的意思，她其实还是不信他，怕他一时心软。

心软，会吗？

秋水绝回首望着淡然而立的流霜，瞬间掠过一丝疼痛。再望向那一大片茶花，那红艳艳的血色令他的心猛然紧缩。父亲的血，娘亲的血，兄弟姐妹的血，小公主的血，皇上皇后的血，那么多羽国旧臣的血，汇成了这一大片血色的海洋，耀得他双眼生疼。

撕裂的疼痛感在心底蔓延，他秋水绝还不是那种为了儿女情长，置复仇大业于不顾的人。何况，她还是仇人的女人。唇边扯起一抹寒意冷冽的笑，他点了点头，“姑姑放心好了，秋水不会让姑姑失望的！”说罢，猛然转身，手指在流霜身上疾速飞点，流霜还来不及反应，便昏了过去。

秋水绝施展轻功，携着流霜，从茶花丛上飞掠而过。身后，秋水宫的四大杀手以及黄莺紧紧追随着他。

蒙眬间，流霜觉得自己似乎在腾云驾雾，然后便坐在马车上颠簸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待流霜再次清醒过来时，望着眼前云雾缭绕的山景，她不禁冷冷笑了笑。

不一样的悬崖，一样的劫持，只要和秋水绝在一起，就总是在生死边缘徘徊。上一次她侥幸没有死，不知这一次她能否幸免于难。上一次他是要用自己换墨龙，这一次，他却要用自己来威胁师兄。

决不能让他得逞！

流霜暗暗下了决心，若是万不得已，就咬舌自尽。反正身中寒毒，她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，决不能让师兄被胁迫。

这是一处断崖，如同刀削斧砍一般，下面云雾缭绕，冷气渗人，不知到底有多深。

“怎么样，这里的风景还不错吧？”耳畔传来秋水绝特有的冰寒嗓音。

山间云气弥漫，流霜周身笼罩着淡淡的雾气，使她整个人看上去十分飘逸。那双一向清澈的明眸此时也是幽深而凄迷。

“是啊，确实不错！倒是一个绝好的葬身之地！”流霜淡淡地笑了笑，毫不在意地说道，转身望了秋水绝一眼。

这一眼，让流霜不禁呆了呆。

此时的秋水绝，没有戴那张鬼面具，也没有戴那张黑色的半面，他的脸在流霜面前一览无遗地展露出来。

这是一张颠倒众生的脸，修长的眉，魅惑的眼，挺直的鼻，优美的唇。黑亮的发用木簪松松固定着，一身黑袍更衬托出他的潇洒和神秘感。

然而，这不是一张陌生的脸，这分明就是雅心居楼主的那张脸。

雅心居楼主就是秋水绝！

流霜终于明白为何觉得他的眼有些熟悉，为何他那么轻易在那夜守株待兔地擒住了她，原来，她一早便住到了他的店里，住到了狼窝里。

流霜迎视着他冷而锋利的目光，淡淡笑了笑，道：“为何要让我见到你的真面目呢？难道，不怕我把雅心居的秘密泄露出去？”

何必要让她见到他的真面目呢，这让她感觉到自己时时处在欺骗之中。

秋水绝笑了笑，“你就要死了，也好让你记住我的脸，若是下辈子想报仇，别找错了人！”他冷然转身，向山下望去。

之所以让她看到他的真面目，是为了坚定杀她的决心。毕竟，见到鬼面秋水绝真面目的人，是没有道理活在世上的！

朝雾渐渐散去，太阳从东方升起。

秋水绝眯起双眼，望着山脚下渐渐明朗的路。

一骑蓝衫飘扬，向这里风驰电掣般奔来，辰时就要到了，东方流光登基的时辰，他却出现在这里。看来，这个女子在他的心目中，当真重要！

流霜随着秋水绝的视线，向山下望去。她依稀看到了飘扬的蓝衫，泪水模糊了双眼。

师兄，你来了！可是，霜儿不能连累你！师兄，别了！霜儿竟不能见你最后一面！

流霜的牙抵在了舌尖上，正待狠狠地咬下去，忽觉下颌一痛，一双手捏住了她的下巴。随即，一张俊脸放大在她眼前，秋水绝的黑眸中交织着冰冷和震惊，死死地盯着她。

这个女子，真是烈性，宁愿自尽也不想连累东方流光。若不是他发现得及时，她怕是就死在这里了，他还拿什么威胁东方流光？！

“我若是让你子时死，你便活不过丑时。相反，我若是不让你死，你也同样死不了。”说罢，秋水绝狠狠地点了流霜的穴道，而后将她推倒在地上。

流霜的黑眸忽然黯淡下去，好似失了生气一般，从来没有这么绝望过。本以为他此时的注意力是在师兄身上，不会注意到她，没想到他还是阻止了她的自杀。如今，她该怎么办，真要成为师兄的累赘吗？她怎能眼睁睁地看着师兄为了她而失去一切？失去他的国，甚至失去他的命吗？

秋水绝望着流霜渐渐黯淡的双眸，内心深处忽然涌来一阵绞痛。他冷眸环视一周，冷声道：“看着她！”赤凤和紫鸢答应了一声，一左一右地站在了流霜身侧。

山风劲吹，秋水绝一动不动地站在崖边，黑袍在风中簌簌作响。他浑身上下，渐渐涌起一股冷意。

“秋水，别来无恙啊！”一道温润清雅的声音随风而至，接着一个蓝影飘上了断崖。

日光似乎是随着他的到来而至，将他包裹在淡淡的光晕里，蓝衫就好似天幕一般，纯净、澄澈、宁静、悠远。

“师兄。”流霜动了动唇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，只能在心里默默地叫着师兄。

段轻痕一上来，眸光便锁定了流霜，望着她孤寂无助的样子，心中一阵抽痛。他笑道：“霜儿，别怕，师兄定会救你的！”他的话音里自有一种令人安定的语气。

“东方，好久不见了！”望着蓝衫飘扬的东方流光，秋水绝淡淡道。

两人淡淡地打着招呼，好似好久不见的朋友。曾经，他们确实是朋友，只是如今却是敌人，不是你死便是我活的敌人。

岁月真是奇妙，不过十年的光阴，便将曾经懵懂的少年，变成了意气风发的男子。不过，遗憾的是，它也将生死之交的兄弟，变成了敌人。

流霜惊异于这两个人竟是彼此认识的，一时有些不敢相信。

段轻痕望着秋水绝，冷声道：“秋水，放了霜儿，我有话和你说！”

秋水绝冷冷一笑，“东方，你既然来了，就应该知道我今日是要做什么的，怎能轻易放过她！”

“秋水，我们之间的恩怨，和霜儿是没有关系的，你不能将她牵扯进来，她是无辜的！你放了她，我们之间的账，我们自己算，如何？”段轻痕依旧微笑道。

秋水绝道：“要放她也不难，用你自己来换她，就这么简单！”

段轻痕皱了皱眉，“秋水，我问你一句话，这前朝旧部是你集结起来的，那次在宫中，也是你刺杀我了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秋水，我知道你想做什么。不过，难道你不认为此时不是起兵的时机吗？暮野早就在等着峻国内乱，好趁机南下。你难道要将我们的国家拱手让给暮野吗？待峻国平定，我会将峻国还给羽国的。你要相信我！”

“你的话，谁信？你今日不就是要登基为帝吗？”

“我是要登基为帝，但我早晚也会将这个位置让出来的，因为……”段轻痕的双眸向流霜望去，犹豫着要不要将流霜的身份说出来。

当年他用药物将她的记忆封住时曾发誓，这一世都不要让她恢复记忆，不要让她忆起那痛苦凄惨血腥的往事。他要她一生一世都活在幸福快乐之中，就像世间最普通的女子一般。

可是，今日就要揭开那尘封的记忆吗？

他并不怕霜儿知道他是她的仇人之子，他怕的是霜儿知道真相后情何以堪。她那水晶般纯净的心灵，将遭受怎样的心灵折磨，她今后的日子将要怎样度过？

“因为，我是为了霜儿！霜儿她……”段轻痕轻声说道，随即便顿住了，不能说，暂时先不说吧！

“为了这个女人？想不到你倒真是一个情种啊，和你的狗贼老爹一样。他为了睥睨我们的皇后，竟然起兵造反。而你，为了这个女子登基，又为了这个女子在登基这日赶来，真是情深啊。只是，你们注定不能在一起了，今日，你们之中必须有一个人，死在我的剑下。不是你，就是她。你选择吧！”秋水绝边说边将剑指向了流霜。

他的剑是一把好剑，在日光下，闪着幽冷的光，那光刺痛了流霜的眼。

今日竟是师兄登基的日子吗？师兄为了她，竟然连登基也不顾便赶来了吗？流霜只觉得心中一酸，泪水便无声地淌了下来。她还是连累了师兄！

“好！你放了她，将她交到我的侍卫手中，我便跟你走，如何？”段轻痕淡淡地说道。他抬眸看到流霜流泪的脸，心里非常难受。

“霜儿，今后师兄不能保护你了，药叉和药锄会带着你去找百里寒。虽然他以前伤害过你，但是他已经悔改了，目前或许只有他才能护你周全。”段轻痕放柔声音，温柔地望着流霜，唇角轻轻勾着，带着一丝宠溺的笑容。

唯有先把霜儿救走，才能想办法对付秋水绝。霜儿在这里，他不能全力以赴。

秋水绝站在旁边，脸色冰冷，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。他抿着唇，回首对紫鸢和赤凤道：“你们两个，先放了她！”

赤凤和紫鸢闻言，解开了流霜的穴道，将她放开了。

“师兄，你怎么这么傻，你不要管霜儿！”流霜凄然说道，却没有向这边走来，反而向悬崖那边倒退。她不能连累了师兄，反正她的寒毒已经无药可解了，早晚都要离去，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，也好！

段轻痕大惊，一颗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。

“霜儿，你要做什么？”段轻痕嘶声叫道，黑眸一凛，就要向悬崖上扑去。他知道霜儿决不是一个轻生之人，可是为了他，竟要跳崖。

秋水绝仗剑拦住了段轻痕，刷刷几剑，阻住了他的去路，“赤凤、紫鸢，你们

两个快抓住她！”冷冽的声音里隐隐有一丝颤意。

赤凤和紫莺刚要上前，却被黄莺阻住了去路。

“黄莺，你要做什么？”秋水绝目光一凛，冷声问道。

“来之前，长公主就吩咐我，要我适时将这个女子除去。既然东方流光是一个人的来的，我们完全有把握擒住他，为何还要用这个女子去换他呢？”

秋水绝目光一寒，没想到姑姑不仅仅是让黄莺来监视他，更是为了除掉流霜。此时他心中非常矛盾，既狠不下心来杀流霜，又想将段轻痕擒住。他只得厉声说道：“紫莺、赤凤，你们拦住黄莺，墨龙、金虎，你们速去阻止她跳崖。”

墨龙、金虎一直站在秋水绝这边，距离流霜那边比较远，飞身跃过去时，却已经晚了。黄莺早已经擒住了流霜，冷声道：“谁再上来，我即刻将她推下悬崖！”

段轻痕看到黄莺擒住了流霜，心中又惊又惧，恨不得立刻上前将流霜救下来。他来不及抽剑，只用一双肉掌，搓掌成刀，狠狠向秋水绝砍去。同时启唇一呼，发出尖厉的啸声。从崖下不远处的密林里，瞬间飞跃过来几个黑影。他们是段轻痕的近卫，一直随在他身后，只是皆用闭息功敛了呼吸，隐在暗处，是以，秋水绝一行并没有发觉。其中便有药叉和药锄，冲上崖来，阻住了秋水绝的攻势。

段轻痕一边向黄莺那边飞身跃去，一边高声喊道：“不要杀她，她是你们羽国的公……”话还没有说完，便见黄莺伸手一推，将流霜推下了悬崖。

段轻痕眼前一黑，只觉得整个世界在瞬间停顿了，一切似乎都变得很慢很慢。所有人的惊叫声都是那样的遥远和朦胧，就连日光也被什么遮住似的黑暗而凝重。

风似乎停止了吹拂，树木似乎停止了摇摆，就连秋水绝和药叉、药锄的打斗也变得那么缓慢，慢得好似人世间所有的沙漏都停止了。

“霜儿！”他狂呼着冲向了悬崖，只隐约看到了流霜那袭白衣消失的影子。

空荡荡的悬崖下，传来流霜凄凉的声音，“师兄，做皇上，让峻国强大起来！”在最后一刻，她说的竟然是让他做皇上。她知不知道，其实他一点儿都不稀罕那个皇上的位置。

他只要她！他伸出手，想要抓住什么。然而，指缝间只有冷冽的风吹过，凄凉至极的风声，似在呜咽。他的脸，瞬间惨白得面无人色。心惊，心寒，心痛，无力回天的挫败感将他彻底打倒了。

他闭上眼睛，再重新张开，眉目间燃烧着飞扬的杀气。他一向是温文尔雅的，待人从来是宽容的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而此刻，他却一脚向黄莺的心窝踹去，身法刁钻，出其不意，带着凛冽的杀意。

黄莺猝不及防，被踹得踉跄着后退，“哇”地吐了一口鲜血，要不是她早有防

备，及时后退，这一脚就活活要了她的命。

“你，方才说什么？你说她是羽国的什么？”秋水绝赶了上来，面无人色地问道。他的脸色，绝对不比段轻痕的好看。

“她是什么还重要吗？”段轻痕冷笑道，忽然纵身就要向崖下跃去。

“啊！”药叉和药锄吓得白了脸，一左一右拦住了段轻痕，“主子，你要做什么？”

“自然是救她了！”段轻痕淡淡说道，此时他已经恢复了冷静，“她不会死的，我一定能将她救上来的。你们放心好了，把你们的腰带解下来！”

秋水绝怔怔地望着段轻痕的脸，胸臆间弥漫着说不出的滋味，是痛，是悔，也是不可置信。

侍卫们的腰带打成结连成一根长索。段轻痕将一端缠在腰间，另一端拿在手中，纵身跃了下去。脚尖在凸出的岩石上轻轻一点，他将手中长索甩出，缠住崖上凸出的尖石或者歪长的小树。尖石和小树并不能承受他的重量，却可以缓冲一下力道，使下坠的力道减缓。如此反复着，他向崖下跃去。

越向下，段轻痕的黑眸变得越幽深，心中的绝望越沉重，这断崖似是没有尽头。月落崖，据说就连月亮从此崖坠下去也会碎成无数片的。

可怜的霜儿，不知道能不能捡回一条命。但是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段轻痕咬了咬牙，忍受着胸臆间漫涌的心痛，继续向下跃去。

崖下的风非常凛冽，呼呼吹着，好似鬼哭狼嚎一般，将他的蓝衣吹得猎猎作响。这一刻，他觉得自己是多么的渺小和无力，纵然是武艺绝顶、权力熏天又能怎样，还是保护不了自己心爱的女子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终于到了崖底。

崖底是一片湍急的水流，以及一大片丛生的灌木。

段轻痕在灌木丛中寻找了良久，不见霜儿的身影，望着前方湍急的水流，心中忽然升腾起一丝希望。或许霜儿是掉在水中，并没有死，而是被水流冲走了，他沿着水流的方向，一直寻了过去。

一直到黄昏，他的侍卫赶来与他会合，他依旧没有寻到流霜的身影。

段轻痕跪在幽冷湍急的河边，嶙峋的怪石刺痛了腿，可是他浑然不觉。他只觉得一颗心似乎浸在了幽冷的冰窟中，正在一点一点地变凉。

睁开眼，只觉得天地间的的光芒渐渐暗了下来，四周的空气变得刺骨的寒冷，风来，吹干了他脸上的泪水。抬头，天上不知何时挂了一轮明月。

黑夜，这么快便来临了吗？

“殿下，他来了！”药叉在段轻痕身后轻轻说道。

段轻痕抬眼望去，夜色朦胧中，秋水绝带着他的几个杀手缓步走了过来。

在这一瞬间，他的双眸忽然变得凛冽起来，方才只顾着寻找流霜并没有时间去找秋水绝算账。而此时，他缓缓站了起来，不顾方才从崖上跌下来时的伤痕和酸痛，不顾长久奔跑带来的脱力。

他逼视着秋水绝，冷冷道：“秋水绝，你想要复国，你想要为你的亲人复仇，这些都没有错。你为何要用霜儿来胁迫？难道就因为我爱她，她就该无辜地被牵连到我们的恩怨里面吗？”

段轻痕的脸色是那样冰寒，咬着牙，一字字说道，每一个字，都是一把刀子刺向秋水绝，若不是因为他的阻拦，他是能够救下霜儿的。

面对段轻痕的质问，秋水绝的心中忽然空落落的。

她终于死了吗？他终于杀了她吗？从最初的相见开始，他便是在杀她。开始是为了一万两黄金杀她，后来是为了她是东方流光挚爱的女子而杀她。如今，他终于杀了她了。

可是，为何，他却如此难受，心中好似有无数把利刃，正在绞动着，将他的五脏六腑绞成了千万个碎片。这感觉好似杀的是他的至亲之人一般，这感觉竟和当年父母姐妹逝去时的感觉那般像。

“东方，你告诉我，她到底是谁？”秋水绝抬眼吼道，声音晦涩而低哑。

段轻痕悲悯地看着他，淡淡吐出几个字，“她的名字叫玉染霜。”

他的语气平淡，但这几个字，足以将秋水绝打到万劫不复的黑暗之中，就好似惊雷一般。

“你说什么？我不信，你是故意要让我伤心的，是不是，怎么可能是小公主？十年前，她不是已经死了吗？”秋水绝猛地拽住了段轻痕的衣襟，嘶声吼道。

“谁告诉你小公主死了，你亲眼见到她死了吗？”段轻痕冷冷地凝视着秋水绝，道，“当年我失踪了那么多年，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我带着霜儿躲到了玥国，才保住了她的命。我的父母犯下了滔天的罪行，我一直在赎罪，可是我不想让霜儿活在痛苦之中，所以我封了她的记忆。”

秋水绝一步步后退着，“你说的不是真的。不是，你说的是谎话，你和你的爹爹一样，是一个谋反的叛臣，怎么可能去救小公主？我不会相信的！”说着，他将手中利剑猛然抽出，冷声道，“东方流光，你不要拿那些谎话来迷惑我，拔剑吧！今日，不是你死便是我亡！”

“好！既然你执意如此，我便奉陪又如何！”段轻痕缓缓拔出手中的剑，冷冷

地指着秋水绝。

幽暗的深谷里，天边一轮明月冷冷地照耀着，在山谷中投下了冷冷淡淡的清光。

十五的月亮十六圆，月还是圆的，然而，人，却已经是缺的了。

两人就那样站立着，彼此用剑指着对方，任风吹拂着他们的衣衫。然而，他们的身上却没有一丝斗志，只有深深的悲凉围绕着他。

“殿下，方才属下在山巅看到宫中发出了报急烟火！似乎是边关有急！”身旁的近卫忽然跪地禀报道。方才他一直在山巅，看到了西京上空有信号弹发出。那是边关有急的信号。

“什么？”段轻痕眯眼瞧了一眼他的侍卫。

秋水绝也是一脸难以置信。暮野，不会这么快就发兵了吧？

几人从山谷走了出来，绕道上到山崖上，果然看到西京方向，不断有信号弹在空中燃烧，好似璀璨的烟花，久久不灭。

“秋水绝，我们还要决斗吗？”段轻痕转首冷声说道。

“今天就放你一马！”秋水绝说罢，带着他的杀手，向崖下走去。

段轻痕长叹一口气，喃喃自语道：“霜儿，不要怕，师兄一定还你一个清明安定的国！到那时，师兄再去陪你。”言罢，带着他的近卫军，走到山崖下，纵身上马，风驰电掣般向西京赶去。

第三卷 良缘定



水自多情，月自圆缺。

他就是水，秋天的一汪碧水，而她，是天上的月。他拥抱着的，永远都是月的影子。

他回首望向那个对他盈盈浅笑的女子，他感叹，他做了十年的梦，最终还是嫌短，如果能做一辈子该多好。

“我只是恨，恨我自己，为什么我的心还不死。我原以为我爱的只是一个幻梦，但是，现在我知道不是。”





山中月

第三十章

跌落断崖那一刻，流霜以为自己真的要死了。毕竟，从那么高的悬崖上摔下来，不粉身碎骨才怪呢。那一刻，她心底是平静的，许多往事纷至沓来，风驰电掣地掠过脑海。

她忽然忆起一首词：醉袖抚危阑，天淡云闲。何人此路得生还？回首夕阳红尽处。

可是，她竟没有死！

当时，她下坠的势头越来越快，黑发和白衣在风里直直向上飘扬着，风在耳旁呼啸，如冰刀刮面，凛冽刺骨。全身的血液似乎都凝滞了，心中空落落的。迎着风声，她极力睁开眼，看到周遭的景物好似闪电一般掠过，那样迅疾。

依稀看到崖壁上有一抹不一样的色彩，好似兽皮的颜色，但是，飞坠的速度让她很快掠过了它，她根本没来得及看清那是什么。但是，下坠的势头忽然毫无预警地顿减，她感到腰间似乎被什么东西缠住了。她整个人如同钟摆一般在空中摇摇晃晃。

流霜心中有些疑惑，怎么回事，难道是老天怜她，不想让她死？

不经意间回首，她看到崖壁上有一个好似壁虎一般贴在那里，原来并不是老天怜她，而是这个人救了她。

在峭壁上看到人，流霜真是惊喜交加。

那人左手拿着一把剑，那剑显然是绝世好剑，狠狠地刺在岩缝中。那人就握